

§ 柏拉圖神遊太虛



雅典的風帶著初夏的燠熱。

柏拉圖獨自走在伊利索斯河畔，月光斜斜灑下，將河水映照得如一卷展開的銀色書簡。

他的心卻紛亂不已。白日裡，在這裡，他再度見到了艾莉西亞。

艾莉西亞出身於敘拉古名將赫末克拉底之家，如今寄寓在雅典親族府邸。

她眉目清麗，舉止帶著與生俱來的高貴，卻又不乏人間溫柔。她對眾人皆溫婉從容，對柏拉圖亦不曾冷淡，卻始終在某種界線外，讓他難以跨越。

白日相聚，他曾與她短短交談。

柏拉圖語氣急切，欲將心中情意道明。艾莉西亞只是微微一笑，垂眸不語，隨後轉身，留下他獨自立於河畔。

「她拒絕了我麼？還是……她只是不願困於一人之愛？」柏拉圖喃喃自語，胸口彷彿壓著千斤。

夜色更深，河風起伏。

柏拉圖倚石而坐，心神漸漸恍惚，眼前的月光似乎流轉成一扇無形之門。

忽然之間，他感到整個身體如羽毛般輕盈，被一股力量牽引。

當他睜開眼，眼前已是一座無比壯麗的殿堂。

殿宇高聳，玉階無盡，四壁皆為透明水晶，映照著萬千星辰。

宮殿中央懸浮著一卷巨大的石書，書頁自動翻動，上面浮現他最熟悉的詞語：正義、秩序、和諧、理念。

「這裡……難道就是我心中構築的理想國？」柏拉圖低聲喃喃。

就在此時，一個身影自星光中款款而來。她著白衣，容顏清麗，眉宇間帶著溫柔卻難掩的憂思。正是他魂牽夢繫的艾莉西亞。

「柏拉圖。」她的聲音如流水般清澈，「你為何神遊至此？」

柏拉圖心頭一震，脫口而出：「因為我愛你。」

艾莉西亞靜靜凝視著他，眼神溫柔卻不言語。

殿宇忽然微微顫動，水晶牆壁泛起流光。

艾莉西亞伸出手，將柏拉圖的手拉向自己。觸感真切，指尖溫潤，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不是幻象。

「在此境中，一切皆由心而生。」她低語，「你所渴望的愛與結合，可以在此成就。」

話音剛落，她的白衣如霧般散開，宛若花瓣飄零。她的肌膚在星輝下若隱若現，潔淨如玉，卻溫潤如火。

柏拉圖顫抖著拂過她的肩頸，那肌理一瞬冰涼，一瞬炙熱，彷彿匯聚了天地的對立。艾莉西亞輕輕俯身，唇齒相貼，他立刻感到一股電光穿透全身，靈魂與血肉同時震顫。

二人相擁跌坐於宮殿中央的玉階。艾莉西亞的長髮散落如烏黑的波浪，覆在他肩上與胸膛。她的呼吸急促，胸口的起伏與他的心跳緊密相連，幽香繚繞，似蘭似火。

柏拉圖的唇舌在她頸項、鎖骨間遊走，換來她斷續的低吟。她的雙臂緊緊纏繞，身體如水般柔軟，將他完全吞沒；又忽如火焰般熾烈，讓他無法自持。

宮殿上方的星辰隨他們的節奏閃爍，水晶牆壁流動著光彩，彷彿整個理想國都隨他們的結合而顫動。

在那一刻，柏拉圖覺得自己真正觸及了「完美」——愛、慾望、靈魂與理念合而為一。

艾莉西亞在他耳邊低語，聲音顫抖卻清晰：

「看吧……你以為的永恆，其實只是片刻的幻影。」

話音未落，艾莉西亞的身體開始化為光霧。柏拉圖急切地擁抱，卻只能抱住空無。歡愉的餘韻在血脈中奔流，他的雙手卻一無所獲。

宮殿震顫，水晶牆壁裂碎，巨大的石書化為灰燼，星辰接連熄滅。

最後，虛空中迴盪著她的聲音：

「你的國度太純淨了，純淨得容不下有血有淚的人心。若要理想，你將失去愛；若要愛，你便須回到現世。」

聲音漸遠，萬物俱寂。

柏拉圖猛然睜眼，只見自己仍倚在伊利索斯河畔石壁。月光依舊，風聲依舊，遠處犬吠清晰。他的衣衫整齊，四周空無一人。

方才的一切，竟不過一場夢。

然而夢境的觸感卻如此真切，肌膚的餘熱似仍縈繞胸膛，耳邊似仍迴盪著她的低語。他伸手握緊，卻只握住清冷的夜風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柏拉圖低聲喃喃，「我的理想國，就像這場幻夢中的交合——看似完美，卻無法在人世長久。它或許屬於靈魂，卻不屬於血肉凡人。」

他抬眼望著夜空，眼神中浮現出前所未有的蒼涼。

翌日，他仍會書寫《理想國》，仍會辯證正義與秩序，然而心底卻明白，那不過是一場華麗的幻影。

而艾莉西亞……她依舊會在現實中與他保持著那若即若離的距離，微笑著，卻從未真正走近。

柏拉圖凝望著河水，心中湧起無言的苦澀。
他知道，這一生，他或許只能在夢裡擁有她。